

第八回 王府中椿萱遭變 吳衙內惡棍強婚

詞云：

故地椿萱遭變。皆因夙緣繫戀。傷心何必淚潸潸，夢裏多成倦。蝦蟆想天鵝，哪得上青天。縱饒紈褲計無邊。怎得情人面。

右調《誤佳期》

話說徐氏夫人，自從王雲失去之後，日夜憂愁，慟慟成病。婢子玉奴百般解勸，夫人怎得丟下思兒之念。玉奴幾次叫王三去請醫生來調治，夫人屢次不許請醫，道：“我病非藥餌可治。”惟有終朝垂淚，思想兒子不題。

卻說王仁誠在京得了這個信息，心中未免憂愁。忽然得了一病，不數日而身亡。有同僚甚為傷感，遂買棺盛殮，連夜打發家人報到姑蘇，然後又著家人送柩下來。家丁曉行夜走，不幾日，已到姑蘇，纔走至府門前，有門上王三見是姚茂，穿了一身的孝服，遂問道：“姚茂哥，你穿這樣服色，莫非老爺有何長短麼？”姚茂道：“不要說起，老爺在京，一則得了公子的消息，也著些惱，二來又得了一個急症，不數日身故。”王三聞言大哭道：“夫人也正在抱病之時，若聞此信，一命休矣。”又不得不報，遂叫姚茂到後邊用飯，自己走到後堂來。玉奴迎著，問道：“王公公，你為何哭起來？”王三道：“玉奴姐，不要說起，不期老爺在京病故了，姚茂現在外邊報信。”玉奴聞言，驚得魂不附體，祇得進房報知夫人。夫人病勢正重，又聽得玉奴說姚茂來報老爺京中病故，這真是雪上加霜，一驚一哭，遂歸陰府。玉奴見勢不諧，連喚“夫人”，竟不醒來，摸其四肢皆冷，氣也無了，慌得玉奴腳軟筋麻，大哭出來道：“王公公，不好了！夫人得了老爺的兇信，一慟氣絕。”王三聞言，忙叫他妻子取姜湯來灌，灌之不受。王三看來無用，遂大慟起來，叫錦芳去請張、萬二位相公來商議。錦芳遂去報知二人。張蘭、萬鶴聞言大驚，飛奔而來，王三接著，跪下墜淚，道：“不料老爺、夫人有此大變，叫小人肝腸皆亂，方寸已斷，特請二位相公來斟酌。二位相公看先老爺之面，推公子相契之情，全要二位相公作主。”張、萬二人攙起王三，也下淚道：“說那裏話來，你公子之父母，即我等之父母，如今事已至此，汝速去打聽人家可有壽板，兌銀去買。”王三即忙去備辦，直到次日，入殮已畢。王仁誠為人梗直，故此門生故舊俱皆疏淡。真個是世態炎涼，見王府夫婦雙亡，王雲又不知去向，竟無親眷上門。全是張、萬二人料理喪事，極盡年家之誼，張蘭吩咐王三道：“你老人家可掌管府中諸事，婢僕不得混雜。看你家公子今冬可有消息，若無音信，待明春再作計較。”王三領命，張、萬二人時常來照看。

不談王府中喪事，卻說王雲別了丁老，向大路而行。他是個嫩弱書生，哪裏曾走過路來，可憐一日祇走得三四十里。滕武著人來趕，幸爾王雲走了小路，故此未曾追著。王雲行了六七日，一日行來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前無村，後無店，心上有些著急，腳步偏又走不上，漸漸昏黑上來。正是心慌之際，猛見東邊村中射出一星火光，心上又少安，就望燈走近，見是幾間茅屋，窗內燈火猶存，祇得上前敲門。裏面婦人認是丈夫回來，問道：“為何今晚就回來了？”及至開門一看，是個少年書生，喫了一驚，忙立在門後道：“家下無人，黑夜到人家敲門打戶！”說罷，就要關門。王雲見要關門，祇得走進一步，揖道：“小生因天晚不能前行，故造貴府借宿一宵，明早就行的。望小娘子開恩！”這婦人還禮，王雲揖罷，看著這婦人道：“小娘子好像有些面善，哪裏曾見過。”這婦人道：“妾也有些面善，客官好像向年在武林吳府中記室雲相公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正是。小娘子可是繡翠姐姐？”繡翠笑道：“正是賤妾。”遂邀王雲到裏面坐下，將門拴好，忙備夜膳，與王雲用畢，方問王雲道：“郎君何能到此？”王雲道：“一言難盡！”遂將上京，江中被劫，目下逃回這一段情由細說了一遍，獨不題起英娘之事。繡翠道：“也是天假其便，與郎君重會。”王雲道：“姐姐為何住在此間的？”繡翠含淚道：“賤妾來此，也是為君，自夏間事露之後，賣我出來，就嫁了販客器的朱壽，在八月中遷到此地來的。”王雲道：“好個朱壽，我曾會過他兩次。”繡翠道：“這也奇了，郎君何處會過他的？”王雲將會朱壽之情由說了一遍，又問道：“姐姐，此地屬何縣？”繡翠道：“這乃宜興落鄉。”王雲道：“你丈夫往何處去了？”繡翠道：“今日眾同行議事，今晚演戲，有酒，大約要明日纔得來家。”王雲道：“故此姐姐開門，認是丈夫回來，小生幾月不會，觀姐姐芳容，比昔日更加豐彩了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休得取笑，妾自別君之後，無時不念郎君，又想小姐待我之恩，真個令人腸斷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承姐姐知遇之恩，亦時時在念，不料天從人願，無巧不巧，今夕又與姐姐相會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途中辛苦，請安睡了罷。”王雲遂起身，同繡翠走到第二進屋內，亦是三間茅屋，東首一間是繡翠做房，西首一間閑著，中間是坐起。王雲道：“請姐姐自進房去睡罷，小生祇好就在此間坐一宵矣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不必過謙，奴家草榻當讓與客。”王雲已知其意，遂笑道：“今非昔比。”繡翠笑了一笑，就去移了燈，同王雲進房，自己去將床鋪好了，向王雲道：“請安罷。”王雲走到床上坐下，看他房中鋪設，雖是村舍人家，倒也收拾得潔淨，一張紅漆涼床，床上一條紫紅綢被。繡翠拴上房門，笑向王雲道：“郎君請床上睡，妾在這凳上睡了。”王雲笑道：“姐姐也來虛套了。”說罷，遂相挽並坐，卸去衣妝，連臂同衾，一則是舊時相知，今宵又是他鄉遇故，郎貪女愛，曲盡永夜之歡，難述其妙。正是：

他鄉逢舊好，男女兩相親。

今宵雲雨會，不比向時春。

卻說王雲正同繡翠兩散雲收，倦情濃睡，祇見他父母在雲中呼喚道：“我兒快快家去罷！”言畢望西而去，王雲急趕上去，被門檻一絆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，渾身冷汗，肉跳心驚。繡翠亦被王雲驚醒，問道：“郎君因何著驚？”王雲道：“不瞞姐姐說，適間得一夢，甚為不祥。”繡翠道：“所得何夢？待妾詳之。”王雲道：“夢見我父母在雲中呼喚小生，叫我速速回家，說罷竟望西面去。可是不吉之夢？”繡翠道：“郎君且自寬心，此夢應於老爺升任也未可知。”王雲道：“非也。”這半夜雖然與繡翠共枕，心上疑疑惑惑，也無情再赴陽臺。天纔有曙色，就起身欲行。繡翠道：“郎君何必過起這樣早？”王雲道：“早纔好，遲了恐你丈夫回來，非為兒戲。”繡翠遂即起身，忙向廚上收拾了湯飯，與王雲梳洗用畢。王雲打開包裹出房，取白銀一錠，送與繡翠道：“聊為一履之資，望姐姐笑留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前途要用，妾受之無益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自有，姐姐請收下，不要見棄。”繡翠祇得收下，遂泣道：“妾與郎君從此別後，料難再有會期。”執袂慟然。王雲亦含淚道：“後會有期，姐姐不要掛懷。”繡翠道：“郎君此番若至武林，日後得偕小姐之姻，乞述妾之懷。郎君前途保重！”王雲因心中有事，無暇細述，祇得匆匆告別。繡翠自此思想王雲，慟慟成病，不愈而亡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王雲走到宜興縣，僱了船隻，不兩日已到姑蘇上岸，打發了來船，急到家來，祇見門上掛匾，大喫一驚，已知夢兆。進門來，遇王三，王三見了主人回來，憂喜交集。王雲見王三一身孝服，忙問道：“老爺、夫人莫非有些不測麼？”王三道：“兩

老爺在京得病身故；夫人見公子失去無信，終日憂悶，正是病兇，又聞老爺之信，一慟也歸西去了。”王雲聞言，大叫一聲，猛然倒地。王三慌忙叫：“公子蘇醒！”後邊玉奴、錦芳及眾家人聽得公子回來，哭暈在地，都一齊跑出來，叫扶將起來，坐在椅子上。王雲慢慢醒來，哭道：“我王雲大為不孝，真罪人也！”說罷又大哭。王三勸道：“公子不要過於悲泣，恐傷貴體。”王雲纔住哭，問道：“老爺的靈柩可曾著人去扶？”王三道：“朝暮也好到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夫人亡後，全虧你料理。”王三道：“小的是應報效主人，還虧張、萬二位相公在此作主。”王雲道：“夫人之柩是停在後堂？”王三道：“正是。”王雲就將家人的孝衣換了，進去哭拜夫人道：“孩兒別後三月，不料父母皆遊泉下，不能見面，丟下孩兒好苦也！”幾番哭絕。王三再三苦勸道：“公子少要慟哭。老爺、夫人今已升天去了，諒不能復生。目今全仗公子接代香火，可保重尊體要緊。”王雲方纔住哀，遂命家人在柩旁打下床舖伴材。

次日，張、萬二人聽得王雲回來，喜之不勝，就來看候王雲。正是：

友誼誰知勝嫡親，何期張萬處交真。

心契纔能扶患難，管鮑同倫有幾人。

張、萬二人來到王雲門上，家人進去報知王雲。王雲出來拜謝二人，道：“先慈去世，承二位長兄培植，恩感五內。”張、萬二人忙挽起王雲，共揖畢，坐下道：“自兄失去及先年伯父母去世，令弟等旦夕掛懷。今早聞兄回府，使弟們歡喜之極。”王雲流淚道：“不料先父母如此結局，甚為可傷！”說罷又大慟，張蘭道：“世間死別生離，最苦之事，總亦是大數，兄也不必過於苦傷。夏間道人的偈言看來倒應驗，豈非定數。況年伯祇得兄一位，若日夕悲慟，倘有些三長兩短，反為不美。”王雲道：“承二兄美意，弟亦足佩。但道人之言，前句縱應，未知末二句何如？”張蘭道：“前事已驗，自此一路吉慶，長兄何須憂慮。”錦芳捧出茶來，三人用畢。萬鶴道：“夏間兄在江舟被盜劫去，意欲何為？兄怎得脫身？可說與弟們知道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那日被盜劫去，恐其加害，誰知其意不然。”就將到山寨，滕武招贅不從，及逃下山來之事，細說一遍。萬鶴笑道：“也虧兄之才調能脫其虎口。”正說話間，有金聖、李貴知王雲回家，二人亦來相候。王雲三人看見，遂起身，俱各揖畢，就序齒坐定。王雲謝罷二人，李貴道：“適間小弟同洛文兄聞得清霽兄回府，故此特來相候，又不料尊大人有此慘變，小弟等不勝傷感。”王雲道：“承諸兄垂念，乃小弟之幸。但先父母去世，是弟之命苦。”金聖道：“兄乃人中之鳳，他日飛騰，可並日月，莫要苦傷貴體。”張蘭道：“閑話休題，近聞得二兄北上，總榮授了。弟等尚還欠賀。”原來金、李二人俱納了武職，故此張蘭說起。李貴道：“秀芝兄休得取笑，弟等不過支持門戶，算得甚麼數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昨日纔回，故此不知。待過百期，少不得要來奉賀。”金、李二人道：“斷不敢當。”他賓主五人言來語去，直敘到日暮，纔各人散去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家單候父親柩至，好開喪出殯。不幾日，家人報來說：“老爺靈柩已在河下。”姚茂等聽得公子回來，好不歡喜，叩見了小主人。王雲道：“姚茂，難得你一片好心，扶老爺柩來。”姚茂道：“公子說哪裏話來，這是小人分內之事。前日小人已到此報信，又復去迎接的。”王雲吩咐：“明日起柩到廳。”說罷，急到舟中，見了棺木，猶如亂箭攢心，以首撞地，哭之幾絕，眾家人苦勸方止。到次日，合夫人之柩停了。此時親朋曉得王雲回來，又是一番氣象，都又來作弔，好不熱鬧，無幾日之間，安葬已畢，王雲接著就謝了孝，忙了幾日，料理事完，竟在家守孝、讀書不題。

卻說滕武那日打獵回來，去看王雲。見房中無人，遂到園中去看，竟也不見，就喚丁老來問道：“王相公哪裏去了？”丁老道：“自大王去後，王相公病好，叫小人指往北山去路，去趕大王的。”滕武知是王雲脫逃，遂叫嘍羅分頭追趕。眾嘍羅去了一日，竟追尋不著，回來復了滕武，也就丟開不題。

且說吳斌致仕在家，自王雲去後，無聊之極，幸有夢雲同父親吟詩和唱消遣。不想一日聖旨到來，言兵部侍郎吳斌告假日久，速速赴京聽用。吳斌謝恩，請過聖旨，先打發天使回京。又住有幾日，就命家人收拾起身，遂別了夫人、兒女，那正是仲秋天氣，一路上對景淒涼，至初冬方到京中，朝見聖主，會謁同僚，忙了幾日，住下稍閑不題。

卻說臧瑛為官奸惡，因吳斌梗直，他也不喜歡他。一日偶有日本作亂已受招安，聖上要差官去封王，旨下著該部知議回奏，這臧瑛就特荐一本。聖上見本荐吳斌出使，遂招吳斌諭道：“今臧瑛荐卿往日本封王，諒卿不辱君命，可刻日起程。”吳斌聽旨，唬得汗流浹背，復奏道：“臣蒙聖恩，授職未經出使，祇恐有辱君命。伏乞陛下另選能員，不負聖意。”上道：“朕已點卿，諒不辱命，待卿出使回朝，加卿官爵，毋得推阻。”吳斌諒不能辭，祇得謝恩退出，縱然深恨臧瑛，也無奈何，祇得收拾，刻日起程，眾官齊送出城。吳斌別去，到日本封王不題。

卻說臧瑛之子臧新，在家倚仗是兵部的公子，同著白從、刁奉東遊西蕩，為非作歹。一日刁、白二人在臧府小飲，臧新說道：“老白，我偌大年紀，尚未續姻，怎得有一日娶個如花似玉的娘子，則遂我平生之願也。”白從道：“這有何難！”臧新就問道：“老白，你說不難，哪裏見來？”白從道：“見是沒有見，似大爺這般相品才情，豈無一名姝來配大爺麼？”

祇要大爺留心，說與媒人們去訪，偌大城市中豈無一個絕色佳人的道理？”這臧新見白從的話說得暢快，連叫斟酒，三個人說白道黑，喫到日暮，方各散去。到次日，臧新叫家人去喚媒婆，家人領命，即刻就叫了兩個慣做媒的班頭媒婆，一個姓張，一個姓王。兩個媒婆來到臧府，見了臧新，蹭了一蹭道：“大爺呼喚小婦人們，有何吩咐？”臧新道：“喚你二人來，非為別事，我大爺要娶一位才貌兼全的娘子，尋你們到城中去訪訪，不拘貧富人家，

祇要人才出眾。”張媒婆道：“有貌的也還容易，若說有才貌的卻難。”臧新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我大爺終身不娶不成？”張媒婆道：“怎個說大爺終身不娶，祇是將就些也還容易。”臧新聽了大怒，便罵道：“沒的放你娘的狗屁！難道我大爺將就些，竟娶一個村姑罷？這樣說的可惡，叫家人快與我趕他出去！”王媒忙向前說道：“大爺且息怒，聽小婦人一言奉稟。我這張媽媽本來不會說話，故此沖撞了大爺，可恕他初次。若說起才貌佳人，有是卻有一位，難是卻難。”臧新道：“有了最妙，如何有許多難處？你且說來，是哪樣人家？”王媒婆道：“是府前兵部侍郎吳老爺家，有一位小姐，年方十七，生得如廣寒仙子，月裏姮娥，真正落筆如龍蛇飛舞，諸子百家無有不曉。”臧新聽了王媒婆的言語，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恨不得立刻娶到家

纔好。”又問道：“這小姐叫甚麼名字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小姐的芳名叫做夢雲。”臧新聽得“夢雲”二字，道：“原來就是帕上之人！”喜的沒法，真個是天隨人願。王媒婆道：“大爺為何如此歡喜？日後吳府不允，不要煩惱。”臧新道：“這段姻緣豈有不成之理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吳府小姐，小婦人也曾說過幾次，俱是縉紳公子，那吳老爺總不肯允。”臧新道：“他不允，要配何等樣人家？”王媒婆道：“人家倒還不論，

祇要與小姐才貌相當，方纔肯允。”臧新道：“似我大爺這般才貌，也不為俗了。你二人可用心去說。”他二人唯唯領命，竟投吳府中來。

丫鬢迎著道：“王媽媽與張媽媽，是甚麼風吹到我們府中來？”王媒道：“我見你家府中如此熱鬧，故此進來看看。”丫鬢道：“你老人家不曉得麼？我家老爺奉旨到外國去封王，今日報到，夫人在那裏煩惱哩。”張媒道：“這是喜事，為何倒煩惱？”丫環道：“出使外國封王，路程遙遠，不知幾時纔能回家，所以夫人和小姐煩惱。你二人進去，勸勸夫人來。”二人進去，見了夫人道：“老夫人恭喜，老爺封王榮歸，自然加封爵位。”夫人道：“甚麼恭喜，千山萬水的去了，知道可得回來？”王媒道：“說那裏話來。”夫人當時打發報人去訖，又問二媒婆道：“你二人到來，必有事故。”王媒道：“也沒有甚事，來候候夫人、小姐的。小姐為何不見？”適纔在此，想是進房去了。”張媒道：“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那得才貌兼全的一個狀元郎來相配纔好。若是小婦人做著這頭媒就好了。”夫人見二人言語，已知來意，自想：“夢雲年已長成，或者說來有個佳配，亦未可知。”遂道：“我家小姐也倒不在高攀門第，祇要與小姐才品相當，也就罷了。”王媒聽得有些口風，正合來意，遂道：“本城中倒有一鄉宦人家，有一位公子，年紀纔二十歲，前年入洋，取的案首，好個人品相貌，正好與小姐聯姻。”夫人道：“姓甚名誰？”王媒道：“他父親現任兵部尚書，姓臧名華玉。”夫人道：“聞得臧華玉為人不大端方，其子諒亦可知。”張媒道：“夫人，非如此論。自古龍生九種，這公子倒不比他父親為人，言談儒雅，貌相端莊。夫人若攀這門親倒好，除卻這位公子，別家也少。”夫人被他二人說得半信不信的，道：“你兩個到明朝來討回信。”二媒婆就起身回去復臧公子不題。

卻說夫人就走到夢雲房中來，夢雲正同繡珠在窗下刺繡，見夫人進房，即便起身。夫人道：“我兒刺繡，不要辛苦了。”夢雲道：“孩兒不過閑中消遣，也算不得生活。”夫人道：“適纔張、王兩個媒婆來與你做媒，說兵部臧華玉的兒子才學相貌都好，不知真假。若是可矣，我想攀了這門親也罷。不知孩兒意下何如？”夢雲聽得夫人有允結之意，遂道：“孩兒聞得臧兵部為人不端，其子之才學德行不問可知。這也悉聽母親裁度。論理，還該訪訪。”夫人聽了夢雲之言，似有不欲之意，遂道：“自然還要著人打聽。”母女二人又講了些家常閑話，夫人就起身出去。夢雲一個在房，停針想道：“諒來臧生豈是我可夫。倘若母親錯主，將我許配，豈不誤盡終身？”思來想去，自恨紅顏薄命，清溜溜流下兩行珠淚。有繡珠捧茶進房，見如此光景，便問道：“小姐何故流淚？”夢雲不答，繡珠遞過茶，明知小姐因臧家議親，恐夫人允了落淚，也就走開。

卻說夫人出來，即刻著人打聽臧新的好友，少刻打聽回來，細細將臧新為人不端之處，呈說與夫人，遂罷議親，夢雲方得心安。卻說臧新自媒婆來說明日去討回音，他到得次日，絕早就叫家人去催張、王二媒，去吳府討信定局。二媒不敢怠慢，祇得就到吳府中來。夫人尚在房中梳洗，王媒道：“夫人還未出房哩。”夫人道：“為何來得這般早？”王媒道：“公事在身，不得不早。”夫人出房坐下，張媒道：“昨日夫人有命，叫小婦人們來領台示，故此早來。未知夫人有何吩咐？”夫人道：“昨日匆匆，未曾看得來書，晚間纔看。有老爺叮囑，言女孩兒擇配，務要待他來作主，所以老身倒不便管了。”王媒見夫人推託，大失所望，便道：“老爺回期有日，豈不誤了小姐的青春？如何是好！”夫人道：“小女尚還年輕，就遲一兩載也還不妨。”正說話之間，夢雲出來問夫人的安，見了二媒婆，心中好生不樂。二媒見夢雲出來，各起身禮畢，王媒道：“我有年許不見小姐，小姐越發長成了。”夢雲不答，問過母親安，遂就坐下，二媒見夢雲生得如花似玉，定睛祇顧看他。夢雲見二人看得厭煩，遂起身往房中去了。二媒見夫人不允，也就去回復臧新。

二人一徑來到臧府，臧新迎著道：“此事如何？”王媒道：“小婦人再三玉成，奈何夫人不允，說他家老爺有書，直要待他回家作主。大爺不要見責不能效力。”臧新聞言，怒道：“這潑婦如此可惡，你就推託，允與不允，我大爺難道罷了不成！偏要他的女兒，不怕他不肯！”遂就逐出兩個媒婆。二媒受氣出門，道：“真真晦氣，直走了這兩日，湯水也沒有一些粘牙，倒要受氣！”二人一頭走著，絮絮叨叨的回去不題。

卻說吳璧在他伯父任所回來，到了家中，見過母親、妹子坐下，夫人便問道：“你伯父母安好否？”吳璧道：“伯父母命孩兒致候母親，二夫人都還康健。近日聽得爹爹出使他邦，諒情又是臧華玉之鬼，甚是可惡！”

不題他母子談心，且說臧新在家，一心想夢雲，無計可施。一日臧新正在尋思無法，忽值白從到來，見了臧新道：“大爺為何在此出神？”臧新見是白從，道：“老白，你來得正好。我有一件心事與你商議。”白從道：“大爺有何使令，小的無不聽從。”臧新道：“前日有一門親事，是王媒婆說起的，不料就是帕上之人，其女猶如西子重生。”白從拍手笑道：“就是帕上之人，這也奇了，正該是姻緣。”臧新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，不料那老母豬竟不允。”白從道：“其母不允，又是作怪。大爺可能奈何他麼？”臧新道：“倒也無法。聞得他大兒子近日回家，除非煩白兄一往，可向吳玉章說，看他允是不允。若然不允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白從領命，遂起身到吳府中來。問：“門上有人麼？”家人問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白從道：“是我白相公。可去報知你家公子。”家人遂走著道：“甚麼大來頭，自稱相公！”來到書房中，向吳璧道：“啟上公子：外面有一人要見公子，他自說是白相公。”公子聞言，想道：“是哪個姓白的？”祇得出來，見是白從，迎上廳，揖罷，分賓主坐下，道：“久不接教，已有年餘，近聞兄在臧府中，哪得閑暇至舍？”白從道：“好說。兄一向他往，不曾進謁。今日登堂候候，兼有一事奉求。兄且猜一猜。”吳璧道：“小弟哪裏去猜。”白從道：“諒兄也猜不著，小弟此來，乃臧兄所委，聞得令妹賢淑，所以特託小弟來求庚帖，一則是門當戶對，二來佳人合配才子，未識長兄尊意若何？”這吳璧深知臧新目不識丁，貌相亦難稱揚，豈肯與他聯姻，遂道：“承兄作成，甚蒙關切，門楣之間，倒不在高下之論，奈何家君出使，無人作主，豈敢造次？望兄委曲轉達臧兄。”白從道：“足下休得過謙，尊翁老大人雖不在府，然有令堂作主，何必待尊公來。”吳璧正色道：“白兄之言差矣，自古道：女子三從，在家從父。況且家嚴也曾吩咐過來，舍妹的年紀又未到二十三十，何必過於嘖嘖！”白從被吳璧搶白了幾句，就一腔怒氣，竟告辭去了。

白從氣沖沖走到臧府來，臧新邀白從坐下，道：“吳玉章可肯允此親事？”白從氣吳璧搶白他，遂造言道：“再莫說起。吳玉章這小畜生可惡之極！不允親事倒也由他，怎麼就出言不遜，說大爺無才，相貌醜陋，無所不至，又將我搶白了許多。”臧新聞言，氣得暴跳道：“這個小畜生，狗骨頭，這樣可惡！難道你不允就罷了不成！你妹子現有把柄在我手中，不怕你飛上天去！”白從道：“大爺作何計較？”臧新道：“且消停議論，要你受了氣，且取些酒來與你消消氣再講。”

不題二人飲酒，且說吳璧進來向夫人道：“因耐臧新這廝，竟著人來說妹子的親事！孩兒已回他去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倒忘了，前日有兩個媒婆來說親，那時不知臧家底裏，故此叫他次日來討回響。當時就著人去打聽明白，到第二日說時，我已回付了，何得又來說？”吳璧道：“臧新為人刁決，兼有兩個幫閑，防他還有不良之念，此事怎好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家女兒由我做主。”吳璧道：“懼是也不懼他，就是惹厭得緊。妹子年紀已長成，不如訪相宜門第，配了親也罷，省得人家來求親不允，又要借怪。”夫人道：“我也是這等想，祇是看你妹子之志，非其配而不悅，如之奈何？”吳璧道：“這也由他不得。”

他母子正說話之間，巧巧繡珠出來聽見，就進來將夫人同公子所論之事，一五一十告訴與小姐。夢雲聞言，歎道：“自古紅顏薄命！”沒情沒緒，起身援筆，因題一絕，書於後堂壁上，吳璧正進來看夢雲，及至走到後堂，祇見壁上墨跡淋漓，走向前一看，知是妹子所題，便吟道：

繡戶籠香裊篆煙，一陽凜冽賦從天。

冰心祇待東皇主，雨妒風催總不然。

吳璧細玩其詩，已知夢雲借梅花之意，遂走到夢雲房中來。豈知夢雲正在房中納悶，一見吳璧進來，即起身讓坐，吳璧坐下道：“賢妹為何在此悶坐？”夢雲無言急對，

祇得推說道：“小妹適成俚言一律，尚欠推敲，故此沉吟。待小妹錄出，與長兄塗抹。”吳璧道：“愚兄不習此，焉能斧正？近來賢妹詩才大長，愚兄正欲一觀。”夢雲遂取一幅花箋，立就詩一首，書出送在吳璧面前。吳璧看上面寫著《仲冬即景》，道：

雪舞風酸煙漠漠，珠簾香擁梅花萼。

凝寒窗下竹蕭疏，護暖樓中人不覺。

書雲亞歲倒觀臺，吐火嚴冬附客略。

揀點閑閑勝事無，朦朧呵筆學塗鶴。

吳璧吟完，羨之不已道：“賢妹詩才，過於男子。愚兄竟擱筆矣。”夢雲道：“小妹之詩，乃童蒙之句，哥哥還該指教。小妹亦要請教一律。”吳璧道：“愚才不能敵妹。”夢雲道：“哥哥即不肯吐珠璣，小妹也不敢過求。”吳璧道：“我想爹爹外境封王，未知幾時纔能回來。賢妹年紀長成，尚未擇選乘龍，若待爹爹回來，豈不耽誤了？”夢雲也不作羞態，遂道：“哥哥不必慮及小妹。兄長尚未聯姻，待哥哥完娶之後，那時再議小妹之婚，未為晚也。”吳璧道：“愚兄親事猶在。賢妹屬意於富貴乎？才貌乎？”夢雲道：“富貴易而才難，小妹之志重於才。”吳璧聽夢雲之言，已知其志，遂閑話不談。

卻說臧新與白從二人飲了一會酒，臧新向白從道：“那吳玉章不肯允親，他妹子現有把柄在我手裏，也不由他不肯。此回去說。如再不肯，就猖揚出去，叫他妹子今生今世嫁不成人。”白從驚問道：“有何把柄在大爺處？”臧新道：“你到忘了，夏間所拿王清霓的綾帕上可是吳夢雲的名字？前回與你說過，何以又忘了？”白從聞言，拍手笑道：“是！是！有這件寶貝在此，好商量的。大爺自己是去不得，日後若結了親不雅，我也去不得，這必要刁兄去纔妥當。他若不允，將此帕與吳玉章看，說是他妹子與大爺的表記，令妹已經心允，你何必推託？再不然，竟到官與他講，也可使得。”臧新聽了大喜道：“此計甚妙，就煩兄去與老刁說聲。”白從就起身去與刁奉說話不題。

到次日，刁奉受了白從的言語，竟投臧府而來，卻遇臧新在門前。臧新見了刁奉道：“好信人也。”遂同到裏邊，就將這一方綾帕交與刁奉道：“此乃至寶，不可遺失。”刁奉道：“這個自然，何消大爺吩咐。”臧新道：“成與不成，全在此舉，須當著意。”刁奉點頭，領命而去。一路行來，已到吳府門前，倒遇著吳璧，就迎到廳上，揖過坐下，敘過寒溫，刁奉道：“小弟此來，乃是臧兄所託，有事相求。”吳璧道：“若說臧兄所命，除了親事，其餘一概領教。”刁奉笑道：“臧兄所求，單為令妹親事，故叫小弟造府相懇。兄卻推阻，據小弟之意，倒是玉成這姻事也好。”吳璧道：“昨日已與白兄言過，要待家君來作主，非是弟之推託。”刁奉道：“這是長兄辭親之說。兄就允與不允，也無關小弟之事。若過於執辭，也難料未必無事，勸兄曲從的為妙。”吳璧聽了“未必無事”這四個字，就大怒起來道：“老刁，你好欺人！太過他不過是兵部家聲，我家也亞多少？求親允與不允由人，何言‘未必無事’？他就有事，又待如何？這話怎講得去？”刁奉道：“吳兄不用動氣。非言罪語，非出小弟之意。因令妹有個甚麼把柄在臧兄處，故此小弟纔言到‘未必無事’。”吳璧聽得把柄二字，自己沉吟道：“我妹素在深閨，有何把柄在他手裏？此是造言。”遂道：“越發放屁了。既有把柄，拿出來！若不拿出來，看何本事出我之門！”刁奉笑笑，以為實在要塞吳璧之口，道：“待我取出與兄看，方塞其口。”遂到袖中去摸，摸了半日，竟無所有，滿身尋遍，到底不見，急得滿面通紅。誰知刁奉得了臧新的言語，一心要來說合，忘其綾帕在袖，竟在路上失落，巧巧又遇著鄭乾罷官回家，為糧餉之事，是日到府前，見一人袖中墜落一物，其人不知，竟急急走去。鄭乾叫家人呼喚其人轉來拾去，連叫幾句，已經進巷去了。遂叫家人拾來看是一方綾帕，見上面有字，細看之時，是女子所詠之詩。意欲追著原人還他，不期又遇同年邀去說話，也就帶去不題。

卻說那時刁奉沒有綾帕，局促不安，假推道：“還在府中，適間不曾帶來，我去取來。”借此飛跑而出。吳璧知其情虛，故意叫家人大呼小叫，要打這造言的刁奴。刁奉聞言要打，巴不得兩隻腳做了四隻腳的跑出來，離遠了吳府，纔想道：“怎麼不小心就失落了？怎好去見臧公子？且避他幾日！”遂到家中不題。

吳璧見刁奉去了，進來告訴夫人如此長短，丟過不題。卻說臧新同白從兩個等刁奉回來回話，竟到晚也不見刁奉來了。臧新著急道：“老刁此時不見來，莫非吳家搶去綾帕，打壞老刁麼？”白從道：“斷無此事。待我去打聽打聽，便知分曉。”遂起身去了，一會回來向臧新道：“我到吳府，問他門上人，說刁奉早間來說了些話，竟不別而跑了。我又到他家去問，又說不見。可是奇事。”

祇因此帕一失，有分教：士子想思之物，佳人音信，佳配之由。要知刁奉去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